

石

谿

讀

周

官

石谿讀周官卷二

安溪官獻瑤述

地官司徒第二

孫壽相

全校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
邦國

先儒以司徒經理土地故謂之地官則天官固未嘗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天無不覆象宰以一官而兼五官之典非天不足以及名之地無不載司徒以一官而育天下民物之生復天下民物之性非地不足以名之也地官掌教者望溪先生嘗言禮官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于地官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此古之聖人所以明德於天下而非後世之治所可及也愚謂教之大旨無非作民忠敬之心親逸之體而其所以教者卽散著于祭祀喪紀昏冠飲酒與夫頒職事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之內故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人而無一事之不教也○民利其利則安民樂其樂則擾擾馴也安之至也

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

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或以六官之上未嘗序列三公爲疑按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此三公統鄉民之誥也三公雖無專職而散見於朝士司士等官者甚詳不當以六官之上無三公爲疑矣鄉

大夫皆卿爵合觀周禮序官除六卿之長別無所
為卿者先儒謂六卿大夫即以六卿為之與大司
馬軍將皆命卿正合六鄉首善之區施教化則樹
之風聲制田里教樹畜則郊圻充實而後及於四
境計賦出兵無事安居有事則更番徵發故以三
公臨之六鄉之六卿領之建無疆之基是地官第
一義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卽牧人牛人畜牧之地故牛人牧人充人同屬地官。司徒之屬三農生穀虞衡作材蒹詳焉園圃僅見園人場人藪牧僅見牧人牛人猶嬪婦化治絲枲天官僅見典婦功典絲枲舉其倡于上者而下者可推而知也。自封人至充人皆以祭祀相聯屬封人掌設社壇凡祭祀喪紀賓客軍旅飾其牛牲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舞師教帔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故二官次封人而以牧人已下三職掌共祭祀牲牲之官叙于其後後儒師心更易之誤矣

牛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

六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鄭氏康成謂縣師主天下土地鄭氏鈔謂掌公邑
二說相發明蓋除閭師所掌之四郊遠師所掌之

六遂與公卿大夫所治之采邑其餘內自郊里外至邦國凡有闕田皆縣師掌之故亦曰掌天下土地而非如大司徒通掌天下之土地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

徒六十人

考三公位在六卿上師氏保氏則以中下大夫爲之其非三公之師保明矣大戴記稱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乃六卿上兼三公之位而非可以中下大夫之師保當之也後鄭引以詰此職恐誤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其職曰巡問觀察通國中四郊甸稍縣都之民皆在獎勸之內矣○載師至均人所掌皆土地人民之事師氏至媒氏所掌皆教禁諷和之事次于六卿之下門閭六筮之上者所以毗佐鄉吏教養之政而達之畿內遠近斯道德一而風俗同也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一人皆

二史司遞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

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大小相承其制與鄉遂之吏同後鄭謂皆司市所
自辟除則鄉遂之吏自上士已下先儒謂鄉大夫
使民自推擇賢者能者異其秩而增受田令
其子弟備閒民耕之以代祿其說似可信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

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市國凶荒枯糶則市無征而作布金銅無荒年
先王通商阜貨以利農法莫善焉故泉府列之地
官而屬于司市徒八十人備銅炭之役多也
疏謂掌市之征布故連類于此乃其一義耳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
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鄉之官以上大夫主之遂之官以中大夫主之門
市之官以下大夫主之具有深意或疑門與關等
不知王城重地管鑰之任非輕必
位尊權重乃能防閑而禁詰之也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門官府在國內司關官府應設于界首適中之處庶毋關關吏可不時便于檢校疏謂亦設之國內其信然與國貨出入皆有節傳以聯門市故司門以下三職附于市官之後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遼人申夫夫二人遼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
師每鄙上士一人鄒長每鄒中士一人里宰每里

遂人掌野秋官遂士掌四郊如以外爲野前後似
不相應按大宰九賦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三曰邦
甸質人九治質剗國中一甸如二甸野三甸曰郊
日野並不指明鄉遂可知其地難以劃定陳氏汲
謂六鄉取國中地作之不足則取之四郊六遂
取四郊六鄉餘地作之不足則取之四郊六遂
之地或云掌野或曰掌四郊乃互見法原不相背
也。或云遂人遂師官府在國內或云在遂後說
更長遂地稼穡之事爲多如臨時移用隨地補救
皆刻不可緩若官府設于朝必待稟命而行其曠
廢也多矣按秋官遂士掌四郊說者謂獄
治在四郊以類推之遂人遂師亦當如是

下士一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自上士以下亦如六卿使民自推擇能者入使治之而鄰長則無秩猶之逸大夫不以卿攝或謂乃以朝中王卿官一等也遂大夫不以卿攝或謂乃以朝中王官兼之或謂王官各有專司且爲中大夫見於叙官者亦無多人當于會爲王官而致仕歸于家能勝此任者充之卽卿之州長黨正遂之縣正亦然

是儀禮所謂鄉先生君子也二說未知孰是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遂之賦粟里宰節之遂人恐師令之入于廩人倉人其餘留之于野方春耕時民有不足則頒之待

秋成有餘則歛之所謂散其利也其尤貧者則施之而不責以償所謂施其惠也以其象聽新吐之治故名官曰旅師後鄭指爲縣師倣野賦穀之官詳本職並無此意鄭氏蓋以縣師倣野之賦貢而此職掌聚野粟不悟此所謂野專指六逸之野言耳惟易氏謂始未皆補助之政近之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大夫之采邑在稍地其兵賦則家司馬掌之其采邑亦小都大都公卿之采邑則都司馬掌之其采邑亦之餘地屬之縣師稍人蓋與縣師聯事專主公邑之兵賦者故其職曰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奉糞云云也公邑包縣都而曰稍人者舉其一以概其餘鄭氏謂小都大都自稍以出是也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王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

遂人掌縣鄙溝涂其法達于畿內故序旅師至稻
人六職俱至郊野米粟兵車芻薪與夫糞種作田
之事次于遂人之下蓋
與遂人相左右者也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次土訓誦訓二官于鄉遂之下山林川澤之上者地勢之高下平陂不同所生之物產巖惡各異故二官備顧問王者不出戶庭而五地九土周知洞曉不異與阡大司徒所云土會土宜職其要耳其詳見於圖書則二官備矣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

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
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
小藪如小川之衡

山林川澤各分三等與職方不同蓋職方至于同
貫利故所掌者皆名山大川爲一方之綱領虞衡
主于量度士地所宜物產所殖故以山川之大小
爲設官之多寡而揜節愛養之道至織至悉義各
有當也閭師職云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
事貢其物卽下角人羽人掌葛掌炭諸官以其時
取之于山農澤農者是也而專其責于虞衡之官
自王國以達于九州生之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星羅碁置與鄉遂之官無以異蓋山林川澤爲
國之寶中庸言天地生物不測而及山水明寶藏
之興貨財之殖皆在是焉自虞衡之政不脩利之
所出惟責之三農後世財源日涸皆由于此往在
史館曾以此義請進
上特命閣臣改爲
吉頒行直省有地治之官果能實心倣古行之其利
民溥矣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掌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園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自廩人至粟人皆掌米穀春揄炊爨以類相聯司
稼主稼穡不列于鄉遂農官者以年上下出歛法
與廩人以歲上下數邦
用以知足否相聯事也

春人奄二人女春扈二人奚五人
館人奄二人女館八人奚四十人

橐人奄八人女橐每奄二人奚五人

女橐每奄二人締八奄共十六人女橐又奚各五人合四十人蓋冗食于官實繁有徒非是不足以供之也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

假名其社與其野

此承上土地之圖按圖而知九州之地域因類而分之大概不過五土辨其名物而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故必施教以宜之如下文會所云也辨其名物而詔地應任地事如下文土地宜所云也辨其重故而量地肥瘠爲賦高下視地嫩惡爲法輕重故因而制地征均地政如下文土地均所云也于會曰辨五地物生于土宜曰辨十二土壤之名物于土均曰辨五物九等此句起下三節較然矣辨其物于土均曰辨五物九等此句起下三節較然矣都鄙之數者先王國次侯國五百里至百里之數也于制都鄙之數也于制都鄙之數也于制都鄙之數也

此句大端而非圖則無以辨之此掌土地之圖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畫之冒下土圭三節又較然矣是二者皆經緯區

以爲大司徒之首務而辨非此則無以立也。建國必設社稷者社祭土稷祭穀而始教稼穡者田主也。必象樹之教民報本反始也。樹立也。同壇祭之也。鄭氏解社稷爲后土及田正之神。賈氏解田主爲神農三者皆田主也。田主所以配土穀之神。鄭賈舍正祀而專指其配食者。展轉相因。文義不明。又將樹字聯下樹木謂田主卽以所樹之木爲憑。依益不可解矣。

以土會之。澶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邱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

行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哲而瘠五
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
而庫

先言動物植物者人物皆稟五行之氣以生故以
所生之物不同引起所生之民之不同耳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
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
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
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

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讒八曰以誓教恤則
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
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
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此明司徒之教所由起也施教以變化人之氣質
氣質之偏但以形體驗之土有五民生其間形體
亦有五各象其土而不能相同則知民之性各因
其質而不能相通始于資稟之殊後遂成爲習俗
之異先王辨之因設
爲十二教以一之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

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
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以教民言舉五土可包九州以九州之人皆稟五行之氣以生也以居民言五土分爲十二土而十二土之中又各有五土必周知之然後可相宅而同貫利也既辨土復辨壤者庶土與穀土所由分也又草人掌土化之法未化爲土既化則爲壤矣猶須相其宜而爲之種故別而言之於義乃備也

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
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作民職如閭師任農以耕任圃以樹令地貢如閭師令農貢九穀令圃貢草木斂財賦如閭師徵國

中四郊之賦逾師縣師傲野之賦是也土均本以
制地征而民間之禮俗亦稱是而爲之節故曰以
均齊天下之政○合上二節皆經畫土地而因以
裁成輔相之有土會之法而民不域於地氣之偏
矣有土宜之法而民各享其土壤之利矣有土均
之法而沃土瘠土無以相遇貧國富國無以相耀
矣已下乃及制
邦國都鄙之事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
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只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
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

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

而封樹之

典瑞職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蓋量日景而辨分至
定四方者也深如儀禮南北以堂深之深以地之中
廣輪言也所謂地中者如卵裏黃皆圓體也天地既
主于形言天之中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分
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分
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為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
冲和會合乃可謂中嘗以歷法推之周禮之說窮
南極北晝夜偏贏赤道之一惟中國當赤道北暑移盈
夜其地大寒夜赤道下道惟中國當赤道北暑移盈
歲再冬夏其二地大暑赤道下道惟中國當赤道北暑移盈
縮與時進退二地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
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故謂之地中而西土
圭之法正日景以求之也假如地在日南東或以廣

則當景短之時則顯日其地必多暑而非中矣地在日西則多陰
在日北則外北則顯日其地必多暑而非中矣地在日西則多陰
中矣地在日東則顯日其地必多暑而非中矣地在日西則多陰
云之詩其在日東則顯日其地必多暑而非中矣地在日西則多陰
一帶則當景朝之時必多風而非中矣地在日西則多陰
而非中矣所謂地中之者地之朝日其地必多暑而非中矣地在日西則多陰
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之患合故風雨會
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
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為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
之合為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
者非必口景尺有五寸用此以為標識耳晷中
其影尺有五寸用此以為標識耳晷中如影中
無者○地如彈丸當天之中動而地不動南北
正極謂之樞紐恆星天之極謂之赤極日行黃道
二極謂之樞紐恆星天之極謂之赤極日行黃道
出入于赤道而月五星之道又出入于黃道各有
其極不與赤極同雖參差而有常可推算而得也

注疏四游之說謂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日景于地千里差一寸不知地安能升降待日月五星之周天于地有遠近耳千里一寸施之于用自不可通自衡岳至陽城二千五百里而陽城之表日至尺有五寸衡岳之表夏至日中無影是百六十餘里已差一寸矣鄭賈未解地圖應天度之說宜其解。○紀生上暨莊元參李先文貞與茂之夫經之謬悠若此。

允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其食者年復斲作天子食其貢之入先鄭指諸侯
自食其租稅三山鄭氏指地之可食者言先鄭之
說于文義較妥所疑者諸公一半實封一半附
庸侯伯則實封纒一分而爲附庸者反居三分不
男則實封纒一分而爲附庸者反居三分不可解
也從三山鄭氏之說與途大夫辨其可食者合然
通九土而計之除山林川澤不可耕者半其半皆
可耕者于諸公之國旣然矣侯伯子男之國亦宜
然何以彼此懸殊在大國則可耕者半在次國則
不可耕者僅三之一在小國則可耕者僅四之一乎
子產曰六子頒貢輕重大國貢重小國貢輕春秋傳
有証據然如其言當云貢者半或三之一四之一
矣不當以食字作貢字解也各家議論紛紜不一
三說而究不能衷于至是
今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
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
百畝

制其地域又曰以其室數制之言以邑中之室數
幾何制爲邑外之田地幾何因而封溝之以爲界
限也其制之法又必辨其上中下地不能劃定
每家百畝此卽土均之辨等以制地征而但計畝
數不言里數者自井邑積而邱甸縣都其里數可
考而知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
待政令

此總上王畿侯國都鄙之地域既定乃分地職守如
載師任國中以廩里任園地以場園是也奠地守
如虞衡掌山澤之地爲之守禁迹人掌邦田之地
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爲之厲禁而守之是也制
地貢如平地貢九穀山澤貢齒角及炭是也三者
定而地政備矣乃頒十有二之職事于邦國之君
都鄙之長使奉爲地法以登萬民而以待上之徵
令○自土會至此皆經劃土地之事而安擾人民
乃專言人民自此以下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
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
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

二曰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
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媿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
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自一至五韓氏愈所云安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
生者養而死者歎之道備矣同衣服者古者長民
衣服不二以齊其民則民德一蓋貧富不相耀則
民無伎心浮夸者不相慕悅則民有定志此又安
之要也合上二節先王之于民也值其變則荒
政以揅之處其常則保息本俗以安之所以躋斯

民於仁壽而無一
夫之不獲也

正月之吉始私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法于
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歛之乃施教法于邦
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始和布教有法有象將使邦國都鄙官長縣之以
爲民觀者也與天官同施教法非第法而已將使
邦國都鄙之吏循之以教其所治民者也教法卽
德行道藝也鄉大夫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
州長正歲讀教法蓋司徒之鄉大夫受而頒之
州長讀之凡邦國都鄙皆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吏
其受而頒之讀之與象內同故曰使各以教其所
治民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材八曰歛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登萬民與小司徒使六鄉各登其辨之衆寡編大以歲時登其大夫家之衆寡義同頒職事使登萬

民其故有二一則使天子之人各修其職職事修則民心閑而不放其誘而之善也易望溪先生曰冢宰任民九職司徒且增其三焉冢宰制國用者九職所任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秀民之學道藝巫史醫卜之事庶人在官之服事其職業不可缺矣一則按籍而稽公家之力役施舍可因是而詳覈之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卽此之學藝世事而優焉者也所謂服公事者卽此之服事也此所以必盡登之而後可歲稽其多寡而定其弛舍之數以待上之徵令也○大司徒定比閭族黨州鄉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蓋伍兩卒旅師軍卽寄于比閭族黨州鄉之內也大司徒頒職事以登萬民小司徒乃頒比法使登其鄉之衆寡蓋老幼貴賤賢能之人六畜車輦兵器之物卽寓于士農工賈職事之內也此皆掌人民之數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
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

有十二教又有三物何也或謂十二教以覺庶民
三物以課秀士其說似近而實不然詳州長黨正
以下鄉官當讀法之時各屬其州其黨之民而教
之何嘗專教秀士特教成而賓興者乃秀士耳然
則三物一教十二教又一教幾非也十二教者據
其教之始而言也三物者據其教之成而言也當
其教之初祭祀則教民敬而已飲酒則教民讓而
已昏姻則教民親而已州長九州之大祭祀大喪
黨正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皆教其禮也
其事是也及其教之久也有以敬敏任恤見者矣

則問胥書之有以孝弟睦姻有學見者矣則族正州長書之至
書之有以德行道藝見者矣則黨正州長書之至
三年大比則鄉大夫從而實興之此猶後世立孝
弟力田諸科以鼓舞斯民使各修其職名盡其事
其不能者不與是選耳非十二教之外別有三物
之教亦非教庶民一法於秀民又一法也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
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
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或以鄉刑謂扑作效刑非也扑如閭胥之撻罰是
也此鄉刑卽士師之三曰鄉刑上德糾孝與野刑
國刑等同謂之五刑者是也不孝不友之罪浮于
元惡大愆造言亂民王制所謂殺無赦者也而以

可乎
朴教之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
而教之和

十二教首祀禮次陽禮次陰禮皆五禮也次樂禮
六樂也餘雖不言禮樂而無非禮樂之意大約有
序者皆為禮不乖者皆為樂先王施教不過使人
同歸于中和而已顧承土會而言主于一道德同
風俗故備列十二教所以化其氣質之偏也此以
淑性陶情而言至于防民僞制民淫故專言禮樂
所以祛其情欲之累也夫然而民乃復其固有之
善而完其天命之初矣推而大司樂之教國子其
為禮樂一也特因其已能者而優游漸漬以臻于
熟耳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地官言獄訟最詳鄉大夫用象庶則聽其獄訟鄉師斷其爭禽之訟司市聽其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聽其小治小訟以至邊師作役事則聽其治訟遂大夫縣正皆曰掌其治訟如此者不一而足皆所謂有地治者也有地治者既聽而斷之而民猶不服教而訟于司徒復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一以致其慎一以質其成也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

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

引而治其政余夫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
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
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
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脩乃事以聽王命其有
不正則國有常刑

望溪先生曰小宰所令于百官府者王宮之事也
故不用命者曰不共司徒所令于教官者致事也

故不用命者曰不正。按地官所掌者地，所司者
徒，惟所掌者地，故按土地之圖，始則辨五土，以知
地生，繼則辨十二土，壤以物地，事復辨九土，以均
地政，故因而制王畿，建侯國，造都鄙，而經畫土地
之事備矣。惟所司者徒，故通掌人民之數，立爲比
閭，族黨州鄉之法，而民之室數可稽，定土農工賈
之籍，而民之職事可核，稽其室數，核其職事，則民
之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無隱滯遺脫之弊矣。而其
大要，則使人相糾，勤有一善，焉可得而舉也。有一
不善，焉可得而誅也。此三物，八刑所以于其後
也。經畫土地，又皆爲安頓人民起見。蓋土會所以
復民性也，土宜土均，所以定民居，遂民生也。舉凡
制田里，薄稅斂，立學校，明禮義，皆括于其內。故以
荒政已下三者，休養而生息之也。一篇止此二義，
相爲終始。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

掌教法而曰以稽民數者地官掌教無一人不在所教之中凡

春秋之聚衆庶丹吉之屬民皆于讀法之時寓校比之意此經云掌教法以稽九比之數下文又云頒比法以施政教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互言之而義見矣

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乃頒比法

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華辨

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及三年

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乃會萬民之卒

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

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

追胥以令貢賦

施政教行徵令不得民數則政教微令或有不均而壅蔽之患起然

欲稽之必先以核比之法頒之使鄉遂之計簿則歲時入之邦國之計簿則三年受之于是財產有一定之籍人戶無隱匿之弊按之以施政教則政教得其中按之以行徵令則徵令得其平不獨此而已九比之內果人民衆六畜多車輦備則吏勤而政善可知其不能者反是此職未復云大比六鄉四郊之吏考夫屋平教治正政事正與此相應也然則稽比數頒比法受比要小司徒之所以貳大司徒者此其首務而會卒伍起徒役皆因此法而連及之也

此與天官相聯以歲時入其數節司會歲會月要日成也三年太比節司書三歲大計羣吏之治也○五家爲比比近也輔也作去聲讀因其比近也而校比之又轉作上聲讀○追胥曰比者卒伍既定各以所居遠近相次而追胥也令貢賦者因賦出兵因兵令賦參稽之其政益均也賦載師任地之賦貢閭節任民之貢後凡言貢賦倣此○慄也程氏曰後鄭以九賦爲口率出泉又以井田偏屬三等采地全經牴牾不可枚舉矣即以制軍之法論之本節五人爲伍云云賈氏指爲鄉遂兵制以比附于比閭鄰里之數而都鄙軍制則取司馬法井十爲通每三十家出土一人徒二人實之如其說是鄉遂公邑則每家出一人采地則三十家止出三人何多少懸殊乃爾又况鄉遂公邑大喪大役趨事之日更多乎魯作邱甲每甸五百一十二家百人爲兵春秋猶識之豈有百家徵錢百人而

首先重困其鄉遂公邑之理乎。愚意平時訓練則
七萬五千家可任者以二家五人爲率。至于調發
自以甸出一乘之法爲準。然則下文爲四井爲邑云
云亦鄉遂公邑通行之軍制也。審矣。○又曰。經一
言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未嘗言出軍每家必派一
人也。蓋軍事有更番有施舍有遠近勞逸有技力
強弱以均人之法。通融于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
家之中。而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如班志所
云。未嘗不聲相聞。必拘於五家。五比以成伍。兩
斯制之善者矣。豈必拘於五家。五比以成伍。兩
○又曰。近日起數固鄉遂鄰之同矣。至于居民
田法以四起數。由五家積至千。萬家安見鄉遂公
邑之與都鄙有異法乎。管子之法制鄉則五家爲
執積至十。連爲鄉制。鄙則三十家爲邑。積至十
爲屬。皆以五起數。蓋本先王之法。變而通之。亦
可

見魏公邑都鄙地邑民居均無異法矣按賦
出于田制既通行于畿內則軍制亦通行于畿
內豈惟畿內推之九州侯國之制皆同程氏以五
家爲比所以綴民居四井爲邑所以制田賦民居
之數定則一軍旅行列之制亦定縣師職會其居
之卒伍其一證也田賦之制定則更番調軍之制
亦定中秋治兵卿選郊野師都各載旂物而至其
一證也簡稽則可任之丁夫不嫌多以時射練軍
實人法通兵也故曰起徒役軍旅每家以一人
爲率其法更番節其勞逸兵出而民不擾也故曰
夫不在象更番節其勞逸兵出而民不擾也故曰
甸出長轂合六十四井而出一乘其法亦通乎
遠近外也田制軍制相爲經緯以此說經不相
齟齬故備錄之以佐觸發云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九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五伍之法每家一人爲正卒言也此悉數人民戶口而總計其可任者爲羨卒言也毋過家一人指五人爲伍者也其餘爲羨通指可任者也田與追胥竭作雖曰所役近爲時不久亦欲人人習于武事隱有不可犯之勢焉其寓意深遠矣賈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爲上刺致此六遂每家出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爲下刺致此謂之饒遠夫羨卒卽餘夫也特對正卒言則曰羨卒對一人言則曰餘夫耳鄉遂皆然何者專厚于遂乎大司徒辨地有九

等通九州之山林川澤邱陵言也若就每州可耕
之土分之大概不過上中下三等而已計口受地
則口衆者受之肥田少者受之瘠田極人數之
多家十人而止矣極人數之寡家二人而止矣舉
其中惟六七口之家最多故自七人而上者皆受
以上地自五口而下者皆受以下地而六人之家
則概受之以中地經文析明白注謂舉中以明上
下其說可通如賈疏分言之則鑿矣鄭氏疑
之是也然謂鄉遂邦國都鄙受田之法有四節則
非蓋不易即上地也一易即中地也再易即下地
也合之遂人大司馬彼此皆同上地食者三人即
卽遂人之田百畝兼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即此
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卽遂人之田百畝兼百
畝可任者二人家五人即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
者一人即此之一家五人也田百畝兼二百畝可任
者三人即此之家五人也田百畝兼二百畝可任者
二人即此之家五人也田百畝兼二百畝可任者無

遠近內外一也何嘗泝于遠而厚于近乎不悟前後互見詞有詳畧乃謂先王之厚于鄉將以強內于公平正大之意失之遠矣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政教戒禁一事也詞訟賞罰一事也政教者道之以當如此戒禁者禁其不當如彼也詞訟必有枉直直者在所賞枉者在所罰犯命者犯其政教戒禁之命也誅以警衆又不但罰之而已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望溪先生曰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

而有大故則司徒致之何也諸子掌其戒令糾禁而修業仍於鄉學也于諸子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于小司徒聯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並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

也故邑上皆賦大司徒教人民之事乃經土地而井

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

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

飲之事春秋傳井行沃牧隰阜行墳衍也沃沃土也隰原隰也阜阜壤也四者皆曠土故可

井而以牧濟之乃通而不窮遂人所掌有田有萊

田卽井也萊卽牧也以田與萊相參者爲率倘遇

膏肥之壤則專授以田而萊可不兼遇磽确之壤

則專授以萊而田亦可不兼蓋以井屬之田故屬

之野隨地之勢因土之宜極之山林川澤邱陵凡

遇穀環皆可裁長補短以井牧之制行之此山農

澤農所由來也必按圖而索之刻舟而求之則空

變而不可通矣望溪先生曰注以此節爲采地

田制異乎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
而出稅法也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
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井計所占之地
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以及八家之場圃皆取于
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爲邑量地制邑亦必取于
四井之中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
所謂十夫即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
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謂同也審矣又曰
康成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
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
人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澮有澮有川同也
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
可爲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以爲九起數之
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于畫井矣謂都
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况建國或在中原
或阻山澤則鄉遂多平曠都鄙多陵麓之說亦不

可通哉一則以五與四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稅賦役稽夫家畜產之法見于司徒見于小司徒見于鄉師及鄉遂羣吏之職疊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則注說之可疑明甚矣又曰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邱甸縣鄙之制若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積累而區分之也。按井法一而已得望溪先生說新衷之可謂明哲矣後鄭又以四邱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

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
三百二十四夫治漁推而上之爲縣爲郛爲同無
不皆然後鄭蓋以小司徒與匠人皆言九夫爲井
而積而累之甸都之數與匠人成同之說不合故
曲爲是說以合之然五溝自匠人爲之其制已成
不過歲爲修治而已考稻人職以溝蕩水以澮瀉
水以作田則治溝洫與治田本是一事下地如一
此平土可知何至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
三十六井之田稅分治田與治溝爲二事惟王氏
與之謂匠人法卽司馬法皆兼山林城郭以十起
數所云方十里成百井方百里同萬井者特舉成
數而言小司徒則專以穀土爲言故同而不同耳
此與王制三分去一之說合會而通之則小司徒
匠人之說合而班氏漢志之說皆無不合矣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大司徒職
于王畿曰

制其畿封于侯國曰土其地制其域于都鄙曰制其地域而溝封之皆所謂分地域也其事既詳于大司徒故小司徒約言之辨其守即大司徒之奠地守施其職即大司徒之分地職平其征即大司徒之制地貢合上二節皆

或大司徒經土審之事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

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狗以木鐸曰不用灋
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
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此與上頒比法受比要相備。小司徒所

以貳大司徒者亦惟土地人民爲大而文意皆相
承大司徒頒士農工賈之職定比閭族黨州鄉之
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歲
頒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復受其要則凡九
比之內其家之貧富民之賢否戶口之衆寡畜產
之豐耗器用之完毀皆裨然于胸中而政教徵令
所以斟酌調劑者無不盡善矣政教所該者廣就
徵令言之惟軍法役法二者軍則五伍相承而極

圖結之勢役則辨家一人而有寬然之樂觀于微
令之善而政教之善在是矣人民之事既詳次乃
及土地之事太司徒以土宜之法任土事而所以
任之者亦未言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相其宜可
井則以井任之可牧則以牧任之井牧相間自一
夫以至萬夫推而九州之內無不關之禁無不耕
之土然後以土均之法制地征令貢賦而凡載師
之任地草人之化上稻人之作田閭師縣師遂師
之徵歛賦貢皆統於是矣惟制畿封國設都之法
已盡于大司徒故不復臚言之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
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
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

聽其獄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

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

邦事令作秩叙秩常也叙次序也主祿賞言則因其才之高下事之成否而次第之

使不紊官伯所謂月終均秩歲終均叙是也主作

事言則事之大小各有常度功之先後各有次第

此經令作秩叙里宰治稼穡行其秩叙是也 大祭祀羞牛牲其茅菹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

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

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燹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

窆執斧以泣匠師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鷹于
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 及期以司
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
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
禽之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
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凋萬民之囂阨以王命施
惠 國與野對言則國謂國中野謂國外四郊亦野也與下鄉大夫國野遂人掌邦之野同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正歲稽其鄉器

比其吉凶二服間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
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若國大比則攷教
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敎禁令正月之吉受敎
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
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
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國野之征舍早晚不同鄭
注與陳氏深之說似抵牾

細思之實相足重注謂國中役者少野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役少以事言也惟國中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殷繁此所以征之宜遲而舍之宜早也惟野之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此所以征之宜早而舍之宜遲也○征專指力役疏亦云所征稅者謂某作挽引道渠之役鄭解冢宰九賦引此征謂口率出泉非也

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

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

主皮解見儀禮鄉射與白矢之解不同

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

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長卽九兩之以

貴得民者三百六十之官是也治卽九兩之以治得民者鄉遠之吏是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

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大詢于衆

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國有大故則令

民各守其間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九州之大祭祀大喪皆蒞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

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 國

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

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命一

齒于鄉里里族猶齒之况父族乎再命齒于父族則鄉里不敢與之齒矣三命即父族亦不可與之齒矣倘異族者爲賓介三命者固無不齒矣再命者席位如之何按周官典命鄉三命大夫再命儀禮鄉飲酒設遵席三命者如賓禮再命者如介禮皆位于賓東

齒三命

兼大

鄉也

孤四

命

再命

者齒

于異族之爲介者儀禮既有明文矣 凡其黨之

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禁戒 凡作

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歲終則會

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

德行道藝

書德行道藝于正歲而糾戒于四時之
孟月吉日同一讀灋也而勸戒不同何

也亦互見其義而已矣抑孟月用周正則建子之
月受教法而以上命棟動之利于儆戒至夏正建
寅之月旋旌其善所以鼓舞之于後其序固當如
此與四孟曰四時建子固孟春之月也其改時又
可徵矣

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

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孝弟睦姻皆質性之厚者加以學則道藝交修德

行並進日新月
威而不能已矣

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

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投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爲

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

爲聯

聯法自比始而成于族軍法十夫有長百夫有長千夫有長賈氏疑入軍時相并其說無

可疑至族與族復相聯則重在平日恩義交孚愛樂與共如管子所云人與人相嗜家與家相嗜祭

禮同禍死喪同恤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是也曠法于族師詳之推而五百家至萬二千五百家皆以

是推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

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

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

令戒禁刑罰 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

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

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敬敏任恤卽于祭祀役政喪紀驗之如祭

祀養役政勤則敬敏可書矣喪紀相助以力贈以財則任恤可書矣

九事掌其比釐撻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辜竒袤則相及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園土內之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 凡封國設其

社稷之壇封其四疆 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

令社稷之職凡有職于社稷者皆封人令之蓋封土以爲社稷壇壝是封人首事而後

類封樹次之丑祭祀喪紀喪祭旅作牛牲又連類及之坤爲有禮以養起也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綳共其水橐歌

舞牲及毛炮之豚

歌舞及毛炮之豚凡六牲皆封人歌舞之可知豕之有豚如羊

之有羔所以爲蓋者歌舞及之則無弗及矣

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鼓人掌敎六鼓四壺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

正田役

大鼓如鼙靈路晉爲享祀賓客之樂鼗與鼙則軍旅田役用之四金則皆師田用之

首及節聲樂卽繼以和軍旅正田役此鼓人職所以屬之司徒不屬之宗伯而次于比閭族黨州鄉

之後宮兵于農金鼓
乃三軍之號令也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

鄭氏鈔謂教釋人爲之康成謂教擊鼓者大小之數又辨

其聲所用之事如康成解爲字字義未晰釋人能
冒鼓至鼓制大小不同其聲之急緩頓異鼓必有
譜如魯鼓薛鼓見于投壺者之類鼓人皆習之故
以其制授冒鼓者使爲之鄭氏鈔之說似可從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
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以金錡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

鼓鐸以通之于始鏡以止之于終鐃以節之錡以
和之于中間序次秩如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凡軍旅夜鼓鑿
軍動則鼓其衆

此與鐃師聯職者

田役亦如之敕

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帥而舞

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

帥而舞旱暵之事 凡野舞則皆教之

曰野舞所以別于大

司樂國子之大舞小舞也然則舞師不與大司樂

簫師相聯職明矣

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 凡

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

方之色牲毛之

用騂用黝及各以方色言其所當用者如是也毛之者先時選擇其

毛色以俟臨時用之也

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

外祭毀事用羴可也

用牲物則非羴但不必取定于騂若黝耳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國之政令如賓客軍旅喪紀皆

是不但祭祀地牛與馬同爲犬牲所需羽者孔溪
特設中士之官掌養之與牧人充人專養祭祀之
牲牢者不同次于牧人之下者以牧人兼掌六牲
以共祭祀不當以牛人越于其前耳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凡賓

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

之牛

饗食賓射亦賓客之事積膳在未入館以前
之牢禮膳羞則在入館以後之牢禮見賓客

之需牛多也

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 凡

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

住器

牽傍皆繩也繩在前者謂之牽繩在旁者謂
之傍如凶禮喪車之引與披皆因其用而名

之耳 凡祭祀其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祭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

受之牧人或云受之牛人非也牛人受牛于牧人牧人辨

其物色之中犧狝者使充人繫之

祀五帝則繫于

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于

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

碩牲則贊

碩牲猶云奉牲以其

告神博碩肥膷故因而名之禮之節也康成解贊爲助王持牛糊義長武謂如封人之歌舞牲亦非也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

廬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

廬民居之通稱許行曰願受一

廬而爲民市肆亦民居也故同謂之廬里居也孟子曰收其田里合而言之皆宅也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

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

地

所謂五土兼山陵林麓川澤而載師所任則平

二曰田疇三曰園圃田疇最多園圃次之宅居又

次之三者缺一則民無以爲生載師必相其土之所宜以授民而所授者爲三農園圃之地職故他官兼言地守而此不及之以術虞等各有所司也

郡甸稱縣都非無廛里而曰以廛里任國中地者
舉其多者自王城起也場園地叙于國之下郊
之上蓋卽以廛里之隙地爲之且附郭之壤與焉
故下文制賦同爲一類亦舉其多者以枚其餘也
宅田授宅者之田謂農田也次士田次買田漢書
謂士工商授田五口當農夫一人故次于農田之
後三者之田皆自耕者公田則包乎其內自近郊
始官田庶人在官者之田賞田賞賜之田牛田牧
田畜牧之家所受四者之田皆食其稅者私田則
包乎其內自遠郊始此亦舉其多者而言自公邑
以至縣都受田之家不外此數者可不須臾列故
第曰公邑之田家邑之田云也陳氏傳良曰廛
里不獨國中有家邑之田云也陳氏傳良曰廛
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不獨遠郊有也舉王城四郊
以例其餘耳若泥定官田在遠郊彼官府之吏
王畿之內尙在五百里之間豈可受田于近郊遠

郊乎可謂洞悉經營矣詳此職重在經畫土地
 民田宅宅以為居園田以為食故宅不毛者有
 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大司徒上宜以任土事小
 徒井牧田野以任地事皆治其要至載師則治
 詳而以待政令與天官冢宰之九賦相聯國中
 地即邦中也近郊遠郊即四郊也公邑即邦甸也
 家邑即家稍也小都大都即邦縣邦都也惟關市
 掌之司市司關山澤掌之山虞澤虞非其所徵蓋
 王畿千里以內之地載師任土所宜以授民宅而
 教之稼穡樹藝然後以時徵之司會以九賦之法
 令田野之財用正謂此也。厘里即六鄉居民之
 宅地場圃即六鄉居民之園地宅田至牧田即六
 鄉居民之田地無疑也後鄭見下言公邑家邑而
 上獨遺六鄉不得其解遂通計王畿之內若干同
 就四郊之內四同為田若干夫除七萬五千家之
 外該有餘地定受田十二萬家而以厘里場圃至

牧田九者充之夫載師任土物地將以授民也顧
舍民田不言而專及所餘之地立言不若是疎矣
且廬里場園旣以爲民之宅地民之園地而宅田
已下復舉而屬之官立言不應衡決如是緣此制
賦皆與大宰九賦相聯言國中四郊不曰六鄉言
邦甸不曰六途者以此耳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之征出焉故廬與園合言其無征者惟
國宅謂官府之宅以別乎民宅也十一者天下之
中正賦法不宜輕重不一先儒多曲爲之解以求
其合而終不得合望溪先生反覆參考惟凡任地
園宅無征園廩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

五三句二十三字爲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穀
土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三句一十九字則
莽歆所增寬也蓋莽浚民之政皆託于周官故歆
增寬載師之文以示周官田賦本不止于十一耳
其辭甚辨而學者猶有疑焉或恐上下文有訛誤
姑闢之而已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

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此節當仍黃氏之說里布布

夫家之征力役之征也先王撥民宅里數之樹桑
任以婦事而貢布帛故謂之里布受民一夫之田
夫三爲屋三三相任而貢九穀故謂之屋粟先王
之時單丁下戶則弛其力役小司徒稽夫家之數
辨其可任者任之故謂之夫家之征經之本義蓋
謂民有宅則有里布使投之宅而不毛猶出里布

也有田則有屋粟使有田而不耕猶出屋粟也有夫家則有征使無職事而游惰猶出夫家之征也如是而有不毛之土不耕之田不修常職之人亦罕矣故下云以時征其賦賦則布帛粟米力役也大意重在勸民耕桑力作而非如鄭氏重罰以困之之謂至解里布猶仍口率出泉之誣則不待辨矣以時徵其賦徵賦者問師遠師縣師而以時令徵者載師也

問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

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

其物

上文曰以時徵其賦與載師同而下所列皆九職之貢物則貢之外別無賦可知矣特以

地言則曰賦以職言則曰貢耳司會以九功之法

令民職之財用正謂此也

允無職者出夫布

後鄭解夫布謂算歛猶仍口泉之誣矣曰夫布者一夫之征也

無職之閑民雖不受田未嘗不受廩且有身必有役故使之出泉布以當布縷力役之征雖無職仍與有職之民同其曰夫布所以別于載師不毛之里布耳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

棹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不耕者已罰之出屋粟矣仍以祭無盛愧

之不蠶者已罰之出里布矣仍以不衣帛愧之罰
之者罰其貨之棄於地也愧之者愧其力之不出
于身也故一屬之任地之官一屬之任民之官義
各有取績者蠶之兼職也樹畜者耕之兼業也亦
以不衰無牲無柳愧之使不遺餘力而讓與耳○
地官專職惟土地人民二者載師爲司徒任土地者何
之官屬間師爲司徒任人民之官屬任土地者何
嘗雜得人民而以土地爲主故里居園圃田野之
不得其宜載師之咎也而有不毛之宅不耕之野
則禁之任人民者何嘗離得土地而以人民爲主
故農園工商之不得其職間師之責也而人民爲主
耕不樹不蠶不績則禁之合而觀之自國中至暨
地所居者卽農圃工商之民但使民力盡則地事
已盡而必分爲二者蓋相宅之利害辨土之肥瘠
其事綦繁而稽夫家之衆寡課民之勤惰或往年
下戶而今年已爲上農或今年願爲農而明年又

願為商各因其能而任之以事其積核比地事為
難故載師可以兼掌畿內而閭師所掌者僅四郊
之人民其分任之者尚有縣師遂師若而人也二
我注家以為歛賦之官而不知其尚為第二義先
王之意以為合天下之土地自足養天下之人
以載師任地則地事與地職相宜矣而一夫不耕
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故閭師任民使民
各占一職而民力盡矣且一家之中男耕女織或
以農而兼圃或以圃而兼牧耕桑樹畜又各有兼
職焉而民力愈盡矣其使之以其職為貢者不責
之於其所無所以便民而其中又有酌盈剋虛活
法如澤農山農農也但以羽毛齒角等物為貢便
民無棄物而公已足用其皮毛筋骨便可以當匱布
而非專為賦

效設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

公邑甸地所任內而郊里外而

家稍縣都邦國皆有閒田參錯其中故自邦國逆而數之以至郊里變文以見義若順叙郊里以達邦國是縣師所掌地域視大司徒更侈矣注謂縣師所主數周天下未指出公邑所以致後來說經之疑也○鄉師稽其鄉之夫家衆寡及馬牛之物遂師登其遂之夫家衆寡及六畜車輦縣師掌公邑地域故亦辨其夫家田萊之數及六畜車輦之稽三職立文相同皆以佐小司徒行比法也

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

比間族黨州鄉有羣吏公

邑亦有羣吏其相保相受相及相共之聯法任農任副任商任工等之貢法必彼此同之蓋六鄉六

途之法通行于邦國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

都鄙而公邑可知矣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

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師田役

皆帥民而至遂人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此鄉師田役

祭掌于司徒而聽于司馬之証也縣師掌公邑故

凡有兵役亦受法于司馬復申之曰會其車人之

卒伍則更番調發與軍旅行列皆包于其內舉公

邑而鄉遠都鄙該之矣○莊渠魏氏謂縣師掌天

下兵賦非也魏氏蓋泥稍人職受法于縣師因有

此解豈知縣師掌稍中公邑稍人掌邱乘徽令則

公邑徵令自應稟命於縣師不得以此為縣師掌

天下兵賦之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証矣

縣師掌餘地開田其地之廣狹田之肥磽知之既
悉故司徒造都鄙縣師必佐之經畫量其地卽以
室數制之又必辨其物者如司徒辨不易一易再
易之土然後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閭師以時徵四郊之賦縣師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遂師經
牧其田野以徵財征故次縣師于閭師之下遂師
之前所謂貢卽貢九穀草木云云也不云任其力
者徵其貢卽以其力
之所出不言可知矣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
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
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待猶大府以九賦待九式之待雖因其地之物以
待其地之事而彼此實相流通如郊里之委積以
待賓客而下又云賓客其其道路之委積可驗道
路委積九國野之道皆有之其所以待賓客之需
則儲於郊里耳餘可推○委積卽九式之財用待
賓客凶荒卽賓客之式凶荒之式也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
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
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

立文與大小司徒相應蓋彼職要而此職詳也先言均地守地職而後言力征者九力征

以處上下均之二者相因故未云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

九均力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

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

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

大比則大均

小司徒三年則大比均人佐小司徒均地守地職以令地貢以歛財賦至

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特其中之一耳先儒以均人為專掌役事之官過矣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

本

保氏養國子以道道者理之散著于儀文容止之間小學之教也至入大學師氏乃教以窮理

正心是性分之不可易而天命之本然也以其純粹至善無以復加故謂之至德先儒嘗云大學之

教乃從小學上點化出精微來非保氏教道藝于先師氏亦無從而點化之而非師氏詔以直探本

原則亦安能從容二曰敏德以爲行本敏德者自順應行所無事哉強不息天

行之健也纔不打起精神便三曰孝德以知逆惡閒斷歇絕故日以爲行本

孝順德也一舉足不敢忘一出言不敢忘推而斷一樹殺一獸尚惻然不忘何逆惡之有乎知字不

容易如全身血脉流通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一刺着肌便覺得疼

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賢良望溪先生謂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於友行

長
合三日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

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

師氏掌王朝王聽治皆在左右於國事之得失最詳

且確卽舉以教國子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

游

也以別乎適子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

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

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宿衛之最親近者以四夷之隸

守之盛時懷遠之風天下一家之化可想見矣

保氏掌諫王惡

董子云積善如長日之至而人不知積惡如火之銷膏而人不見師氏保

氏日在王左右隨時納忠隨事救過日變月化而不知爲之者以師保名官固爲早諭教而設然亦兼有防護君身培養主德之深意存焉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

書六曰九數

六書當以形聲二項分看象形形也形不可象則以事明之事不可指則

以意會之而形之情狀悉矣諧聲聲也雖非本字之音而展轉相生則轉注亦聲也且不用轉注而假借其音以生義亦聲也而聲之變化見矣象形字學也諧聲音學也音學從字學生出至本朝顧寧人音學五書而大明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

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

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
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

藝巡問而觀察之

巡則無所不到問則無所不諮
觀者觀其所由察者察其所安

直貫到以行赦宥任與司救以節巡國中及郊野
皆不時周爰諮諏如今之提學巡按官行部督察
校考是其專職也

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

國事者

司諫誘掖獎勵之意多
其職和師氏之詔墩

以攷鄉里之治以

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

之司救滋厲裁抑之意多其職如保氏之諫惡太
教國子第六鄉六途之法以教國子第而師氏保氏亦
亦教萬民師保之官至于教太子王子妙選公卿
大夫之賢子第與之同學蓋自其少時而教之者
也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補鄉吏之所不及而
策勵萬民使之日進而不能已者也合貴賤長幼
範圍而甄陶之不遺餘力記所謂能盡人之性者
歟○文王世子子載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觀師氏
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養國子以道而世子不
及焉蓋世子亦國子也國子果德進行修世子可
知矣卽抗法于伯禽之意也司諫司救之教民豈
能有所加於三物六行之外蓋設比閭族黨州鄉之
吏所以勞來匡直而輔翼之者也司諫司救則又

從而提擗警覺以加惠之者也其職本此邪于未
形而復糾捕其隱微深錮之病懲劊于既往而復
激發其悔悟深切之良合童牛之特與積豕之牙
交爲劫茲焉名官而曰諫曰救所謂無有師保如
臨父母者也其旨深矣 凡民之有表惡者三讓而

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罰或用
職或用

捷如閒胥所掌者是也司救之職止于誅讓讓至
于三而不改則令問胥觸捷之至于三猶不改則
歸于士然且恥之勞之歸于園土困苦之而已未
遽傷其肌膚凡以云救也罰之者問胥也加明刑
坐諸嘉石納于園土者士也而自司救之誅讓始
故究其終而言之蓋與問胥士師相聯事之官也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園土凡歲時

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

惠

謂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

或曰警或曰難者自被殺傷者之家言則

其懟不可解故曰警自殺之傷之者言則事出于無心不幸有此若遇災禍然故曰難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殺傷過誤必先

以其地之民證之故仍以其民和解之蓋昏友相勸警其言易入或有反覆則衆交病之其掌之調人而民不敢與者惟勿使之相近而辟之之法耳故下文以凡和難另起然以者能左右之謂則仍出自調人也鳥獸與人貴賤雖不倫然小民所重者財物每見鄉里以小物而釀大獄者甚多又

當和解之于早或以鳥獸之踴觸人致斃者爲解
於文義究未順不如注說爲安

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
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
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

而以執之

如當辟之海外者第辟之千里外當辟
之千里外者第不同國故調人使被殺

者之子弟執之以瑞節與其地之官長爲信也若
同國而不辟則執而治之不用瑞節矣由是觀之
讎人生爲異鄉之人死爲異域之鬼死者生者俱
得以少慰孟子答桃應誓瞽殺人之問曰竊負而
逃逾海濱而處卽
周公之意也

凡殺人而義者
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讎之凡殺人而義者
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
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成之者民也使之成不
可成而先動則書而誅

之者謂人也此亦諧和之一事果鬪怒
者稀則過誤殺傷之難漸省矣

媵氏掌萬民之判

夫婦無別則亂生執贄以相見敬
章別也故不曰掌萬民之合而曰

掌萬民
之判

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

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

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專柳公
綽宋范

文正治內有男女早失父母年荒家寒過時不能
昏合者爲備資裝使之完聚卽周官媒氏遺意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娶妻納幣兼言
嫁子何也昏禮

使者納徵致辭曰某有先人之禮束帛僂皮使其
也請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其重禮敢不承命
是女家與男家同之媒氏掌男女
之判合故兼言嫁子禮也 禁遷葬者與嫁

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

以召南行
露野齋之

詩徵之亦忍強暴之徒藉速訟以汗貞女不使宜
露所以全女子之貞非但中葺床第之言不可道

祀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
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
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刻結
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誣而去
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

九者皆市政之大者而次叙分地尤為市政之綱故

司市專掌之其餘則市之羣吏分掌之而稟其成於司市焉量度成價質刻結信質人職也禁物靡禁詐僞胥師賈師職也禁誣去盜司暴司稽職也陳肆辨物肆長職也行布歛賒泉府職也外而司

門司關掌節雖不專爲市設而皆以畿往來通貨
賄所謂以聯門市以重節出入之者也此下復因
九者之意
申言之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王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
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市入則胥執
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買上旌于思次

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

上所理曰治下所爭曰訟如經

市平市以至去暴欲除皆市官所應治之事訟則百族商賈負販以曲直質于官者也

胥帥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凡萬民之

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
叙卽思次介次之叙也市師治大治大訟胥師賣
師治小治小訟既各于其次矣凡萬民之有事于
市者亦各歸其地分如有治訟發于其次之叙則
各于其次之市官聽之事有分屬則事無爾滯官
有責成則官不旁誨下文凡得貨賄六畜亦如之
亦謂于其次得遺物卽于其次之市官收之也合
上節皆申次叙分地細市之事辟布卽行布也以
流通言謂之行以開通言謂之辟指商賈之阜貨
者也量度所以成價徵債也市中商賈買債者爲
多故次第及之以概其餘

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凡治市
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刑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幣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賞其賣債之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儂者

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 掌稽市之書契

市中

有賣買亦有取予聽賣買以質劑聽取予以書契質劑既以期日治之矣有以取予致訟者亦質人稽之從其類也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

而罰之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

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歛布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歛布輸自胥師總布輸自肆長質布輸自質人罰布主之司市而輸之者胥四者皆歛自他職而後

入于廛人惟廛布則廛人本職之所斂也故後言
之明以是爲主也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凡珍異之有

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斂而入于膳府猶之斂而入于玉府皆以當市之廛布也

在民無棄物在公已足用一舉公私兩得焉此與泉府斂市之不售者同而義全別蓋泉府所斂者以待不時買者此則以供王膳飲之需耳注恐誤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小刑中刑

大刑皆所以禁民暴亂爭訟故曰刑禁憲如布憲之憲胥師所掌二十肆徧傳之易也

察其詐僞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

而斷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

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

司市職曰展成奠賈此曰展其成而奠其賈文義更

分明展如展幣之展先視其物之良善而後定其賈之高下倘物不成則價不爲之定矣相承立文

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恆賈

何以不掌之司市而掌之賈師凡物皆有

一定之價賈師能辨之不爽錙銖非強抑之也

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

國之賣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自泉府外未聞國有賣債之事

此蓋與泉府聯事有賈師佐之歛滯貨滯物而物有恆價公私交得所謂抵也

司政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鬻者與其越亂者出入
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鬪鬻鬪而鬻也
陵犯擁擠不避尊長也屬遊飲食羣聚嬉遊因而飲食市肆也若不可禁則搏而
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司

之所禁者顯而易見故主以十肆司稽之所察者隱而難知故主以五肆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刑而徇于市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

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

其不正指坐作出入而言於其微者猶襲之則頑暴

竊之徒望而氣斂矣○司飛十肆一人憲市之禁

令蓋貳胥師憲之也司稽五肆一人巡市而察其

犯禁蓋貳司遞察之也胥二肆一人執鞭度凡有

而逃其前蓋貳司稽巡之也立文皆相承

罪者撻戮而罰之車師胥師既聽其治訟凡弊以

撻之者憲與徇從可知也罰有罪必使胥者胥二

肆一人刑戮各于其地之叙也○質人犯禁者舉

而罰之胥師察其詐偽飾行驚慝者而誅罰之胥

撻戮而罰之古人鞭扑之刑可入金以贖自唐虞

以來未之有改也惟司稽執盜賊以徇且刑之不

言罰盜賊爲害于市尤亟不許其贖所以靖市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歛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買之物楬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
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
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
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周官
十二
職事曰服事凡服勞服役皆用其力也蓋民自相
貸則有息貸于官則服國事以爲之息陳氏之說
得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國事用財泉布爲多泉
府不但斂市布凡司市

作布本泉府作之故國事財用
取具焉此蓋與外府聯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內其餘注謂納於職
幣非也職幣蓋斂用

邦財者之餘幣與泉府不相聯事此所內蓋納諸
大府也大府職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今觀歷
人掌斂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斂珍異入于膳府其
無財物而出布者則斂而入于泉府泉府至歲終
計一年之所入幾何其出而斂市之滯貨者幾何
有餘者則皆納于大府大府則頒其財于受用之
府總而計之皆關市之
賦非幣餘之賦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
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

孤二語相承立文王氏德電之說似合方師謂門市相遷舉之使受罰于質人是也質人所罰之布多端惟此一項用以養孤老既可杜商賈違禁販物兼可以其財恤窮民無告者而非有利之心存也正見立制之善或疑老孤至衆忍所罰之財未必能給則遣人原有門關之委積在不必代爲之慮矣

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

治禁與其征厘

注謂征厘各有稅方師謂征厘卽厘征也不應旣稅其貨賄于門復

稅之于關其說于先王恤
民之政合當入思議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所罰之貨賄將
於何而用之或

與司門所罰違禁之
財俱以養老孤寡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

之

言出之而不言入何也正以明掌國貨之節以
聯門市專為自外入者言也貨賄自外來者未

有重節司關以節達之司門司門達之司市故曰
聯也自內出者司市已為之節今欲達之四方司

關更加為之節并以文書
輔之行欲其無阻也

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敏關

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注以珍圭牙璋
琥圭等爲邦節

羣儒多非之按大行人王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
量瑞與節自是兩項以典瑞之職與掌節之職混
而一之於義未安且此句爲下數節
之綱不應另解羣儒辨而正之是也守邦國者用

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同一節也王命之守邦國
則用玉命之守都鄙則用

角自此至旌節其用不同所謂辨也非節則不能
通達於天下故曰以輔王命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
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
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

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

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

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造都鄙制其地
域而封溝之六

遂言之尤詳方師云六鄉未著其有地域溝樹故
于遂著之形體兼有城邑在內獨舉縣鄙者百家
以下雖各爲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
後備城邑而遂大夫卽于五縣中擇便以爲治所
鄉大夫亦如之此說可謂發前人所未發以是推
之掌公邑之官曰縣師當與遂同論語謂千室之
邑自千室而上爲鄙爲縣皆有城邑遂人掌野以
達于畿凡甸稍縣都之體制皆可以遂人之所掌

之該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
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阡以田
里安阡以樂昏擾阡以土宜教阡稼穡以興耨利

亡鄭注與里宰合耦于耨相合一說與耨者與發
田野之耨粟旅師以質剗致民平頌其與積是也
蓋途之賦粟入于廩人倉人其有餘者則掌之旅
師方歲東作之時民有不足者則補劫之如後世
官借種子之類以施惠散利以時器勸阡以疆予
故謂之利阡似比註說更合
任阡先儒引周頌侯疆侯以釋疆予甚確蓋田
雖均受而丁有多寡寡者不足供田事則丁

多有暇力者及爲民間轉移者皆來助之于此見古人不私其力之淳風注以餘夫當之恐誤

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

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

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六鄉頒田不見于經于遂互見

之與下文治溝洫皆統言之陳氏。之說也是也
觀大司馬令賦以定軍籍之衆其法通乎天下乃
其令賦之制田舉遂法上地食者賦舉鄉法其
者家而以凡總之則鄉遂田菜之同可見矣。餘
夫本義于氏應電得之此詳授地之法因其初而
究其終也一夫受田百畝假令其家有子三人及

其老也長子受父之用代爲正夫其餘二人皆爲
餘夫至有室之後官授之廬及田萊當與正夫同
故曰餘夫亦如之也子遂然子鄉與都鄙何嘗不
然其與孟子不合何也孟子所謂二十五畝據未
授室之先言也經所云亦如之據已授室之後言
也然則所云餘夫者就長子庶子立文非對正卒
羨卒立文明矣注謂餘夫奇受一廬所以厚遂顧
謂正卒之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爲饒遠後
偏不安其說解亦如之謂
亦如其萊於義愈晦矣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力自曰凡治野以達于畿
明自鄉郊至縣畛皆用此

法以治之也野對郊則爲甸獨舉則可禁鄉
師以歲時巡國及野鄉大夫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則城郭外亦可通謂之野矣○鄭氏
樵曰詳考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今
畫爲圖以示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
舉一端而言一之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
一溝直一列九夫計九箇溝橫通一洫是十夫
之地有一溝百夫之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
洫而爲一成之地若一同之洫有十成計九萬夫一
孔爲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夫有十成計九萬夫
直通一大滄橫九洫而兩川周其外是爲九萬夫
之地合一匠人所云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
間有滄是一法通行于天下未嘗有鄉遂都鄙之
周家井田之法通行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
異但遂人以一直言之故曰後鄭以小人以四
方言之故只一同耳○黃氏度曰後鄭以小人以四

注計若干井出稅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地居一夫而井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至十萬夫皆十除其一者九夫共得一夫之地以治遂溝徑旬且有寬餘之地矣其餘洫澮塗道爲地可計百夫之洫爲地十七畝有奇塗如之積而爲一成十里爲百夫者十洫塗之地三夫半而已千夫之澮三十畝有奇道加澮十一畝有奇通爲四十六畝而已積而爲同百里皆以十除其一計之又安用許多人治溝洫及澮如後鄭所云哉。按周家井田之制散見于小司徒遂人匠人其說似異而實同得鄭氏黃氏鑿鑿言之毫無疑義後儒補前儒所未逮此類是也故備錄之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

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其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

惟大喪帥役稱六遂蓋六鄉之衆庶屬六引六遂之衆庶屬六綽而甸稍縣都之民不與焉其餘稱野役野民與野牲野職野道俱不指出六遂皆兼甸稍縣都言之歟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

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
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
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

聽其治訟

以時登二字直貫到聽其治訟止戶口登耗隨時變易必隨時稽之登之辨其

可任役事者幾人以作役事則勞役適均辨其地
可食七人者可食六人者可食五人者幾等以徵
財征則賦入悉平方師謂人數有增減則耕地宜
互易是也合觀地官於稽夫家衆寡或闕其要或
職其詳不一而足蓋不校比則弊生待其弊生而
後校比必當大更易一番則民不勝其擾惟隨時

為之大小相承彼此五檢習為故常王道蕩平於
茲可見○小司徒經田野周知其數以徵財征也
令貢賦卽此之經田野同也決矣疏謂經收其
互之而鄉遂都鄙田制之同也
田野與小司徒文同是也謂遂人兼掌采地故有
井田法非矣○曰辨其可任者文曰周知其數而
任之隱與載師任地
問師任民相關照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

其時事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其野牲

曰國祭祀則與野之

祭祀有分矣遂師與遂人之治在野或當祭祀屆
期至國中聽大宰少宰之誓戒歟或遂師與遂人
同掌遂之政令而其治卽在國中與方師謂遂師
承少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與民審者聽之
詳也不親承誓戒何可謂之審宜更人思議其野
牲另一時事所謂誓戒者前期之十日也審其誓

戒乃共其野入野職野賦于玉府王氏詳說引山澤之農以骨物
羽翮當邦賦解此句甚確由是推之澤虞祭祀共
澤物之奠卽遂人之國祭祀令野職可知矣園人
祭祀共生獸死獸之物卽遂人之共野牲又可知
矣遂中包有山林川澤園圃藪牧故亦遂人與遂
師掌之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握

帑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邱籠及蜃車之役葬事下窆

繼以反土故云共邱籠終其事也及者因此及彼
因邱籠及載蜃灰之車從其類也如解蜃車爲柩
路不獨先後失叙且柩路至尊之車也而以邱籠
及之可乎王氏應電之說似比注優

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
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

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

終則會政致事

六遂以外四等公邑縣師王之家
稍縣都其長王之凡有地治者之

政事不致之於其主而致之於遂大夫無是理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鄉長凡邑中之政相贊則
民之所聚皆可稱邑而所謂爲邑者指遂大夫之
屬官明矣註恐誤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阡

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
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

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達大夫掌六遂其職曰簡稼器備稼政縣

正掌五鄙其職曰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上之致意農務如此田功所以日修也然所掌之民至多豈一手一足所能周及觀鄭長職歲時簡器趨其耕耨里宰職歲時合耦于耨以治稼穡趨其耕耨則鄭長可推矣自鄭長里宰課督田功始等而上之互相推促而遂大夫縣正提挈于上復以誅賞隨之于後崇墉比鄰比戶可封豈虛語哉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

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
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媿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
之政而致事

鄮長各掌其鄮之政令以時按登其夫家比其衆寡
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
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
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有鄮長稽女
工則闡師然

不黨不續之罰亦僅矣方師曰女功之勤情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脣家人詬讟之大惡不藥而自弭矣此成周之法所以止邪于未形而與禮相貫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鄰長掌相糾相愛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旅師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

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遣人掌邦之委

積以待施惠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旅師與遣人聯事所云平頒其興積卽委積也遣人第言施惠而旅師兼言散利文互見耳抑遣人所掌委積自野鄙待羈旅外其餘皆以恤艱阨待凶荒待賓客養老孤于施惠居多而旅師所待者羈旅兼有新毗在內若一一遍惠之亦難爲繼矣此春頒秋歛之法並行而不悖者而非王氏青苗之所得藉口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歛之凡新毗之治皆聽之

新毗卽比長鄰長職所云徙于他邑從而授之者有旅師聽其治所以無流徙之苦而有安宅之樂也
使無征役以地之媿惡爲之等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

注疏分鄉遂都鄙而二之因謂兵制亦然鄉遂家出一人

小司徒五家爲比五人爲伍是也都鄙五百七十
六家共出一乘小司徒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稍人
掌令邱乘之政令是也所以然者鄉遂之兵用以
衛王都鄙之兵用之征戍或多或寡節其勞逸無
不均也其說辨矣然嘗考之夏官大司馬覲掌六
軍蒐苗獮狩所以習戰而大雅常武之詩整我六
師以修我戎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分軍
制而二之與分田制而二之其失均矣五家爲比
五人爲伍者其意在于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
衛團結之制自宜爾非曰專以衛王故家出一人
也四邱爲甸甸出一乘者其意在於卒伍迭發則
民力不病車甲更番則民財不傷軫位之意自宜
爾非曰都鄙之制如此而鄉遂若會同師田行役
遂不如此也詳見小司徒職

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葦輦帥而以至治

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司馬所謂在公邑則稍人賞

以縣師掌四等公邑而稍人佐縣師令

令也官有縣師掌四等公邑而稍人佐縣師令

對地無疑也知地官與縣師聯事者補地有家司

外司馬職曰掌都家之衆庶車馬甲兵之戒令以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

賜

凡待賓客者取之于稍聚待羈旅者取之于甸聚非于稍待賓客于甸待羈旅也獨言羈旅賓

客者掌客示三十車芻薪倍禾賓放所必需故聚以佐遺人也若恤艱阨養老孤救凶荒所重者米粟而已芻薪藁秸民間自能求之無待季人共之矣余作餘注括縣都畜聚之物而獨以共頒賜於義未愜不如臨川吳氏作稍甸之餘聚較安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

共其薪蒸木材

上言所待此言所共而共之必以大宰所頒之式灋也九式一曰祭

祀二曰嘗客三曰喪荒獨云喪紀薪蒸木材非饑荒之備也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九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

囿財用

軍旅用廣故公邑家稍之委積並蓄以待
供又供億事繁委人不獨供芻薪且佐遺

人共其委積如注解則經第云軍旅供其芻薪足
矣野委兵器與野囿財用對舉謂共野委中之兵
器野囿中之財用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雖
非用大師亦軍旅之類館人助捍擷焉其兵器則
委人共之也野囿禽獸之所聚如其田獸以佐
饋牽之類注謂藩羅之材或其中之一耳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大司徒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地征卽此職
所云平土地之政也日以作民職卽此之地守地
事皆在其內日以令地貢卽此之地貢也則壤成
賦王者所慎故旣設均人復設土均土均次于六

遂之後者自遠郊而外爲地益廣山林川澤原防
行沃高下肥瘠曲折不同必土均均之然後草人
以下諸官乃能部分所治而各張其職焉自此以
達之畿外莫不皆然故曰制天下之地征而非如
鄭注所云專掌邦國都鄙遂不及六遂公邑也此
職蓋與均人聯事均人次于六鄉官吏之後所均
者六鄉爲多土均次于六遂官長之後所均者六
遂公邑爲多而法則通行之天下不言力征者既
詳于均人則此職
可畧亦互見法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
祭祀皆以地媿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種

九駢剛赤緹九等之士其色若性草人皆能辨之故能相其宜而爲之種倒糞種之文于下者爲之種而後糞語序當如此。種與土宜一意糞骨汁糞種以化土文一意土化則種益與土宜兩意初是一意故專而言之曰掌土化之法以周知五種之名與所宜地有司稼之官在也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瀉用豸勃壤用狐壇壇用豕疆樂用蕢輕爨用犬

稻人掌稼下地以潞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九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蕘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

嘆共其勞歛喪紀共其葦事

士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
生以詔地事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
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屬而爲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

民時斬材有期日

時斬材即斬陽木陰木必以其
時也民與官同之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承上斲材有期日而言或國家有興造所

需材木必經大匠掄擇而後中選在于陽木陰木季材之外者又不可拘以日期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

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瀆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亦篆官民

言而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

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其川奠

川衡需徒其多者至百有二十

人使之共川奠推之山虞其胥徒甚多亦以供材木之用不但廷視而已也此與天官獻人麓人聯

若事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

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九兩數以富得民趨其珠

瓊除入玉府外皆與萬民同利其利若無貪焉必自澤虞頒之而後吏不敢攘民不得爭也故立文與上三職不同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

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

禽

凡旗上皆有旌文互見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

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井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此與迹人獸人

皆與山虞職事者山之所產禽獸寶藏其利視材木爲多故特設此二官以司之不與民妄取而實與民同利不言頒其餘于萬民者已見之于澤虞矣蓋金玉之與珠貝禽獸之與蜃蛤其爲國之寶貨均則推而與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亦均也

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

予之齒者去其角故

或徵齒或徵角而骨物則百獸皆有故以凡該之

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

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百羽爲搏十搏爲縛

掌葛掌以時徵締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

掌葛與掌皮對舉中

古木棉未入中夏葛之爲用甚溥或精而爲締或粗而爲綌皆視其材而征之及其成布也均名曰葛故以凡葛

征概之 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

令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

炭仲夏令毋燒灰故雖微物亦必以時入之

以權量受之以其邦之用

凡炭灰之事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茶之見于詩者有三一曰苦茶亦名苦菜谷風

詩誰謂荼苦是也二曰萋葉良邦詩茶蓼朽止是也三曰英茶乃茅草秀出之穗東門詩有女如茶是也掌茶所聚者其茶而已。自掌染草至掌掃皆不言徵之何人以角人已下例之其徵之於山

農或澤農可知也亦有居山澤而無田可耕者則以作材爲恆業與農圃工賈之屬均宜有職均人土均所謂地守閭師所謂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角人已下諸官皆徵之以供官府之用故角人至掌葛言徵之山澤之農而掌柴草至掌蜃不言徵人知所徵者尚有地守作財一項人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九畜聚之物在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閭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圉人掌圉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菰珍異之物以時歛而

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菰

天官甸人已供果菰而此復云者甸人所

供專王宗廟之虞場人則兼及於賓客共其所共禮甸人爲多也

享亦如之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

殺邦用唐人所掌者穀數以歲之所入穀數與萬民食食核之人四鬴爲歲之止人二鬴爲歲之下由上而及中由下而及不能二鬴則下之矣於歲統言之於食析言之其義一也歲上則邦用足藏其餘以待用是治年之豐也歲下則邦用不足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是治年之凶也下節申解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上節

大祭祀則供其接盛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筮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稂之種以

其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漚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漚而縣于邑間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漚

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歛法然後稟人司穀入之數以歲之上下詔國用

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

春人掌其米物祭祀共其盶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
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饌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
簋簋之實饗亦如之

橐人掌其外內朝宄食者之食若饗耆老
子共其食掌黍祭祀之犬

石谿讀周官卷二終